

左
傳
經
世
鈔

左傳經世鈔卷之二十一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昭公之喪至

夏叔孫成子

杜姑之子

逆公之喪于乾

干

侯季孫曰子家子

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

杜謂叔孫

必

止之

杜必留子家子勿聽其去

且聽命焉

杜諸臣之去留皆諮問于子家子從其命令

子

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

杜

幾哭會也不欲見叔孫故朝夕哭不同會

叔孫

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

杜出時成

子未

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

杜言未受公命託辭以距叔孫也

叔孫使

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君。」

杜二子始謀逐季氏若公

子宋

杜昭公弟定公

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

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

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

杜成子名

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

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

杜謂

以義從公與季氏無實怨

入可也。寇而出者，

杜與季氏為寇讐者

行可也。若羈

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又

戶怪

墮，徒回

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墮反。

杜出

六

妙
數字用得

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戾戊辰公卽位

杜諸戾薨五日而殯殯則嗣子

卽位癸亥喪至五日

殯于宮定公乃卽位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

杜闕

公墓所在也季孫惡昭公欲溝絕其兆域

榮駕鶩

杜魯大夫

榮成

伯

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

林章也自章其逐君之惡也縱

子忍之後必或恥之

林後世子孫必恥其惡

乃止季孫問於榮駕

鶩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

杜欲爲謚

對曰生弗能事

死又惡之以自信也

林以自明其不臣之迹

將焉用之乃止秋七

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

林雖不爲溝猶別葬于先君墓道之外

孔子之

爲司寇也

林在定公十年後

溝而合諸墓

林自昭公墓外爲溝使與先君墓合明臣

無貶君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杜平

之義君懼而請禱于煬公昭公死於外自以為獲福故立其宮○季本曰煬公以弟繼考猶定公以弟繼昭公也蓋既欲報己之私而又欲掩己之失故立煬宮

穆文熙曰子家羈比君薨不見叔孫不受季孫從政之許而二氏不怨始終一節矚然不染此其人蓋在延陵季子之列令千載而下興想慕也

吳敗楚于豫章

桐杜國小叛楚。吳子使舒鳩氏杜誘楚人曰：以師臨我。

使杜以師臨吳。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杜吳伐桐也，偽若畏楚師之臨。

已而爲伐其叛國，以取媚者，欲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

章。杜從舒鳩言，吳人見舟于豫章。杜偽將爲楚伐桐，○禧按

意而潛師于巢。杜實欲以擊楚。○按韓信冬十月，吳軍

楚師于豫章，敗之。杜吳出不意，攻楚師于遂圍巢，克之。

獲楚公子繁。杜守巢大夫。

蔡侯叛楚

蔡昭侯為兩佩

杜佩也

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

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

三年止之

禧按留諸侯三年而昭王不知可謂昏矣

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

霜杜駿馬名

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

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

林偽若受代而飲先從人以酒醉之竊

馬而獻之子常

當必有諫唐侯而不從者然事

子常歸唐

侯自拘於司敗

杜竊馬者自拘

曰君以弄馬之故隱

杜憂君身約也

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

杜謂養馬者相助也

以償馬必如之唐侯

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

獻佩。林不言襄承上文於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

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杜言楚所以禮遣蔡侯之物不共備故明日禮不

畢。杜遣蔡侯之禮將歿。林將坐以成罪。○寫蔡侯歸及漢。執玉

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杜自誓言若復漢當受禍明

如大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

伐楚。杜為明年會名陵張本

凌約言曰二君以弱小處彊暴之下即兢兢然守之

以樸猶恐不免誅求也。而乃侈其玩好以誇示貪夫

三年之止豈非自取哉傳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信夫

彭家屏曰子常以裘馬佩玉之故羈兩國之君至三年之久其貪狠甚矣然兩君居楚日久而楚昭視爲固然曾不推求其故一何昏也君昏臣貪何以能國宜吳人有入郢之事歟

合諸侯于召陵

四年春三月劉文公

杜王官伯

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

杜晉

人假王命以討楚之久留

晉荀寅

林荀吳之子

求貨於蔡侯

弗得

禮按人以求貨叛而歸我乃又索其貨寅貪而無恥最為可恨然蔡侯所遇何不幸也蔡侯終不行

貨可謂強項○彭士望曰只為求貨不

得說出許多理勢後世貪人千途一轍言於范獻子曰

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

瘡方起中山

杜鮮

不服棄盟取怨

杜謂晉

無損於楚

只二

語為近之然合諸侯之師請

於楚以誅子常亦無不可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

自方城

杜晉

城在襄十六年

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

林

通自取

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

杜

析羽為旌。王

勤勞之辱

鄭人有之。因謂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

杜

或賤者也。建

之羽旄。借觀之。

賤者施其旆。執以從會。示卑鄭。○按借觀人物。

繼旄曰旆。令

而旆之以會。亦是難堪。未必是令賤者施之。

乎失諸侯。將會衛子行敬子。

杜

衛大夫言於靈公曰。會同難

噴。

責也。林

有煩言。莫之治也。

林

至有忿爭之煩。言恐莫之能治。

其使祝佗

杜

犬祝

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

子魚

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微大罪也。且夫祝

社稷之常隸。

杜

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

杜

稷動謂

君以軍行。被社釁鼓。

杜

師出先有事。被禱於社。謂之宜社。於是殺牲以血

國遷

堂鼓聲祝奉杜奉社主也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杜謂

朝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皐鼬右

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

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

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

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

尹杜正也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杜伯禽也以大路大旂杜此

金路錫同姓諸侯車也交夏后氏之璜杜美封父杜古

龍為旂周禮同姓以封之繁扶元杜大殷民六族林殷之遺民凡六族條氏徐氏蕭氏

之繁扶元杜大殷民六族林殷之遺民凡六族條氏徐氏蕭氏

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

也杜衆

以法則周公用即命於周。

杜使六族就周是使之受周公之法制

職事於魯

杜共魯公之職事

以昭也杜

顯
周公之明德。

按分國而
大姓最

妙梓材所謂大家孟子
所謂巨室正此等也

分之土田陪敦

也杜陪增也敦厚
分封魯爲大

凡國七土百田里增厚

祝宗卜史

卜杜
大史
凡四
官犬

備物典策

杜典
策春

制秋
之
官司

葬器

杜官司百官也

因商奄之民。

杜商奄國

流言或迸散在魯皆
令即屬魯懷柔之

命以伯禽

造伯禽之國故皆以之

禽付伯

而封於少皞之虛

在杜曲阜城內也

分康叔

杜
祖
以
大
路

少帛。

帛杜也雜績反七見筏取步

貝反杜大
染草名也

赤
旃
旌

杜通帛為旗
羽為旌

1

4

三三三

不才

10

大呂杜鍾名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反步何氏反魚綺氏樊

氏饑氏終葵氏封畛杜忍反一音真土略杜界也自武父

北杜衛界以南及圃田杜鄭之北竟取於有閭杜衛所受朝宿邑蓋近王

畿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杜為

湯沐邑王東巡聘乃甘季授土杜周公陶叔授民杜司

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杜朝歌也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杜皆

魯衛也居殷故地因其風俗分唐叔杜晉以大路密須

開用其政疆理土地以周法之鼓杜林昔文王伐密關鞏杜甲姑洗杜息典反懷姓

九宗職官五正杜懷姓唐之餘民九宗一姓為九族職官五正五官之長則

謂五官之長子孫耳曲禮云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土司寇鄭元云此殷時制也然則殷時五官居在唐地世為貴族以賜唐叔使主領之所以榮寵唐叔也或以為懷姓之內立五正使分主九宗未知誰是
命以唐誥杜誥命而封於夏虛杜大夏今犬啟以夏政杜亦因夏風疆以戎索杜大原近戎而寒不與三者皆俗開用其政疆以戎索中國同故自以戎法
叔林周公康叔成王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
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將
他國不尚年處管蔡啟商基忌杜聞聲去王室杜周公攝說然後入蔡
叔開道紂子祿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素達蔡叔杜周公稱
父以毒亂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
王命以車七乘徒七十人杜與蔡叔車其子蔡仲改
討二叔

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已卿士。杜為周公臣見諸王而命之

以蔡。杜命為蔡侯其命書。林尚書蔡仲之命云王曰胡。杜蔡仲名無若爾

考。林生曰父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

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

叔。杜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杜

之子與周。晉武之穆也。杜武王曹為伯甸。林曹以伯爵居甸服言小於晉

非尚年也。林文昭國反小武穆國今將尚之。林以蔡叔反大故知其非尚年

康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林僖

八年衛成公奔夷叔。林衛叔武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

楚不在於會。夷叔。林衛叔武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

王若曰

林時王子虎盟諸侯故稱王命

晉重

杜文公

魯申

杜僖公

衛武

杜叔武

蔡甲午

杜莊侯

鄭捷

杜文公

齊潘

杜昭公

宋王臣

杜成公

莒期

杜茲

平公也齊序鄭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

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

武之畧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長弘說告劉子與范獻

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

晉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

杜昭二十五年

夫子語我

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

無復怒。

林不重人怒

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杜傳言簡子能用善言所以遂興

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為沈

故園蔡。

魏禧曰典刑嚴重詞令之美者與子產獻陳捷相似

吳伐楚入于郢

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卻宛也。

杜在昭二伯氏十七年

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爲吳大宰。以謀楚。

禧按當時足

有吳耳故仇楚自昭王卽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

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

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

林吳乘舟泛淮過蔡乃舍舟于淮水

之曲而自豫章與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

上下。

林今子常緣漢水與

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

大隧。直轅冥阨。

于漸反杜三者

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

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杜楚武城大夫謂子常曰。吳

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杜楚大夫謂子

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杜謂若司馬毀舟于淮。塞城口

之。杜三隘道而合。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舊按

姤功害能不恤國難。往往若此。明末宰相督撫科道皆

傳此衣鉢。○史皇一言而喪楚師。奔子常。殺司馬。成破

國亡君。小人之言不可聽如此。若能勸子常從成策。則

吳師可以殲。豈獨全楚而已哉。或謂黑亦勸戰。何以獨

罪史皇。曰。黑之慮公也。知不足耳。乃濟漢而陳。自小別

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

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彭士望曰。世有無識畧好與人爭勝而輕歿者。皆史

皇之初罪必盡說。杜言致必以克吳可以免貪賄致寇之罪。○禧按類此數語猶賢於明末

士大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林

夫槩後自立為晨請於闔廬曰楚瓦常杜于不仁其臣莫有

成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士望

光久悉戰事不欲夫槩有威名故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

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成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

子常之卒。是兵家攻瑕及先發之法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

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俱去歿。杜以吳從楚師及

清發。杜水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鬪。況人乎。若知不

免而致。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闕。

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士望曰。進力用實。省力用聲。或先實後聲。或先聲後實。隨時通。

變不可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林楚人奔。

食而從之。林吳人食楚人。敗諸雍澨。市制反。五戰及郢。已。

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米杜姓。昇我。杜世族譜皆平王女也。

以出。倉卒之際。妃嬪不取。涉睢。七餘反。鍼尹固與王同舟。

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杜却之。以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驚。

之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杜以尊卑。班次處楚王宮室。

夫舍于大夫之室。○穀梁曰。子山。杜吳子。處令尹之宮。夫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尸。

桀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桀王入之杜入令左司馬戊

及息而還杜聞楚敗吳師于雍澨獨敗吳師若乘於險

之克吳傷杜身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為禽焉杜司馬賞

必矣盧臣是以今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杜若戰或誰能藏

恥于見禽獲吳句反卑臣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杜不

知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劉古

反賢而裹之杜司馬已成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睢

濟江入于雲中杜雲夢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

于林楚以背受之中肩主奔鄖林邑鍾建杜楚負季芊

大夫左傳經世鈔

卷二十一 入鄆三 十三

以從。由于徐蘓。杜醒也。以背受而從。鄖公辛。杜蔓成然。

也。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杜昭十四年。平王殺成然。我殺其

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欲天

命將誰讎。且成然有罪而誅不可例以子胥。詩曰。柔亦

不如。汝剛亦不吐。不侮矜。古頑。寡不畏彊禦。杜詩大雅

不辟彊。唯仁者能之。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

也。滅宗廢祀。杜弑君罪。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

是。余將殺女。闕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

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

楚而君又竄之

杜也

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

人以獎

杜成也

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

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

杜昭公于結也

似王

杜昭王似

逃王而已為王

漢紀信事類此然人有至性不必其知古有是事也

曰以我與之

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

僻小而

密通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於今未改若難而棄

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

杜王楚

若鳩

杜集也楚竟

敢不聽命

隨受楚兵數矣出王與吳未為不義然楚可敗而不可滅也楚不滅復立君而隨之亡不

旋踵矣倉卒遇此

吳人乃退又甚有禮

鑪金初宦於子

左傳經世鈔

卷二十一

入郢四

十四

期氏林實與隨人要言杜要言無以楚王杜王使見杜

喜其意欲杜辭曰不敢以約杜要言無以楚王杜王使見杜

引見之杜見○此與申包胥吾尤子旗等語皆大雅卓爾之言士

君子施恩於人有勞於國最須存此意方脫得市氣盡

吾伯兄嘗從大帥開潮州城親救一官于或其人後為

忘吾施哉顧彼真能懷德者初涖任時便當下屬邑相

物色矣不求我而我自往見恐或觸其所忌疑我有挾

德之心則因羞成怒轉思為仇亦人情事勢所易至也

此語深透世故最得自全之道與傳語正足互相

發王割子期之心杜當心前以與隨人盟初伍員與申

明王割子期之心杜當心前以與隨人盟初伍員與申

包胥杜楚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杜報也林楚

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

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杜食上國。

林中夏衆諸侯也。杜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

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杜吳有楚疆場

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

也。若以君靈撫之。杜存世以事君。士望曰：辭令甚善。秦

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

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杜處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

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市飲不入口。七日。千古奇事。秦

哀公為之賦無衣。杜詩秦風。取其王于興師。修我戈九

牙。與子偕行。與子偕作。與子偕行。

梧按南齊
雲未校實
蘭有此義
集

頓首

杜無永三章每賦一章三頓首以謝

而坐秦師乃出

杜為明年包胥以秦師至張本

五年六月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

杜

三萬七千五百人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

林吳行兵之法使楚人

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

杜稷沂皆楚地○吳

楚數交兵秦則未嘗與吳戰故不知其戰法必使楚先

試以觀其可攻而自稷會之又以奇兵間道出其不意

也是以大敗吳之彊將○秦師一出吳之敗如湯潑雪

蓋吳勝而驕兵無紀而亂子胥之憤已洩而怒氣衰也

吳人獲蘧射

杜楚大夫于柏舉其子帥奔徒

敗吳師于軍祥

杜楚地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

杜從吳伐楚故○唐

不頓楚之能加兵故滅之易以報怨且少其敵也○九

任安世曰觀唐之滅則隨之保王益見其善謀矣

月夫槩王歸自立也。杜自立為吳王號夫槩以與王戰而敗奔楚

為堂谿氏。杜蓋後事也傳終言之○士望曰奔楚奇楚不殺尤奇春秋時多如此吳師敗

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麋。杜九倫反地名子期將

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達入聲骨焉。杜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成麋中不能

收又焚之不可。迂子期曰國亡矣。或者若知也。可以

歆舊祀。杜言焚吳復楚可不廢祭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

又戰于公壻。杜楚地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闔閭。因與

罷。皮杜楚大夫闔閭與罷請先遂逃歸。林先為吳囚以請冬十

月楚子入于郢。初闔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

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

必歸。焉能定楚。林謂得其國而安定之。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曰

名。林水。藍尹亶。尾杜。楚涉其帑。奴。不與王舟。及寧主欲殺

之。士望曰。賞鄭懷而欲殺亶。畏大仇而快小。子西曰。子

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主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

前惡。杜過也。○移文熙曰。藍尹涉帑。不與王舟。即昭王

晉之豎頭須不知何以自解。國語頗有解辭。終亦難通。與

遂以子西之言赦之。賢乎。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

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杜九子皆從子西

曰。請舍懷也。而子西何以諫殺亶。王曰。大德滅小怨。懷後必有

定亂之功故賞觀大德二字亦可見○陸粲曰道也○魏
昭王賞閼懷其以楚國未寧而以是安反側耶○道也○禮
曰懷不誅亦權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

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杜即莫成然以有德於其又為

諸遂逃賞○奇人高人忠臣大臣申胥一人兼有之○包

賢素陳不廢此無乃矯乎夫申胥以立哭秦庭七日夜

而秦始為出師皆至性所激出於常情常理之外事定

受賞則向日之痛哭消於一賞翻覺無味故申胥之逃

逃于哭也○吳正名曰申胥以一哭而辭賞○龔翊不以

一哭而辭官吾師此等議論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

皆推究情理到最精妙處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

以為女子遠○反于萬丈夫也鍾建負我矣○辭正而婉情貞

余曾擬新婚以妻○七計鍾建以為樂尹○杜司樂王之在

二章以寫之○反

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杜以保安國于脾洩邑也。

失王恐國人潰散故偽為王車服立國脾洩。此與假靈王之尸浮而葬之同妙。聞王所在而

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麋。杜于麋。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

知。子西曰：「不能如辭。」杜自知不能。城不知高厚小大。何

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用人全

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

「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杜子西保。余亦弗能也。以前許

事體至此忽牽引受戈一事作結。有意無意古人結構往往如此。

朱子曰：「使吳於入郢之後止兵休掠，命蔡昭子胥之。」

徒分定楚地撫輯其人民請命於周明正楚罪而以
其地分賜有功之諸侯則霸業可成雖以繼桓文可
也而何其不然哉○魏禧曰如此尚不止於桓文矣
滅楚之後凡楚所滅國興而復之無人者以其地賜
有功諸侯可也○按伍員報楚班宮見於左傳鞭平
王尸見於史記而申包胥譏其無天道之極後之論
者有言平王殺奢雖非其罪然以君殺臣子無復仇
之義或言平王無道而奢忠以小過誅其良賤五十
餘口棠君奔狄望報情急固不可以尋常君殺其父

論者二者之說要如聚訟吾季子禮論之曰員之仇不可以不報其所以報則非也使子胥入楚能撫綏其民求無極與平日之蠱王而讒奢者生者殺之歟者戮之以臨祭於父兄之墓載其喪歸諸吳請諸吳王而崇葬顯祀之此其于父子兄弟君臣之間皆可以無媿矣而乃班宮鞭尸以快意肆志是再不臣於吳也此論得之○又按子胥初言我必覆楚申包胥曰我必存之則包胥初未嘗以員為不當報而特罪其鞭尸諸事耳

賴韋曰吾師詠史詩云以武而視陵如人視犬豕觀其別陵詩繾綣乃如此蘓武不以降胡絕李陵申包胥不諫子胥之報楚想見二人當日傷心處令千古人墮淚

彭家屏曰子胥有言吾日暮途窮故倒行而逆施之是入郢鞭屍之事子胥已自知爲不順矣後人紛呶之論曲爲回護總屬多事

文子諫追魯師

二月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

杜胥靡周地周僖嗣因鄭

人以作亂鄭為之伐胥靡故晉使魯討之匡鄭地

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

禧按季孟非釋小

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

杜陽虎將逐三桓欲

使得以為其所使○衛何以縱人師之出入而無禁

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

杜衛嬖大夫

追之公叔文子

杜公叔發

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

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

杜衛文公之鼎成之

昭兆

杜寶

定之輦鑑

杜輦帶而以鏡為飾也今西方羗胡猶然古之遺服

苟可以

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

林諸侯苟

有憂恤魯侯者將以為之質杜為質求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

以小忿蒙杜覆舊德無乃不可乎穆聞之曰老成之言

蒙舊德交道之薄正坐于此大姒杜文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

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

林言此不假道君姑待之若何乃止杜不伐夏季桓子

如晉獻鄭俘也杜獻此春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

之幣杜虎欲困辱三桓并求媚於晉晉人兼享之杜賤

不復兩設禮孟孫立於房林更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

居魯而息肩於晉彭士望曰忽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

有如先君

杜稱先君以徵其言

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

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

其覺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

杜欲令晉人聞虎當逃走

故強設請託之辭因此言以入晉今晉素知之

彭士望曰從文子口中補出靈公為魯昭急難一段

至意事雖未成義難泯滅

子西遷都

四月己丑吳大子終累

杜闔廬子

敗楚舟師獲潘子臣

小惟子

杜二子楚

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

以陵師

杜陸軍

以上文有敗于繁揚。令尹子西喜曰。

乃今可為矣。

杜知懼而

於是乎遷郢於都。

若林改都為

于郢

而改紀其政。

林改其政而新之

以定楚國。

杜傳言

安西以

魏禧曰此與范文子憂勝楚同道

晉執樂祁

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

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杜以與公言告之陳寅曰必使子

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

子立後而行杜寅知晉政多門往必有吾室亦不亡杜

為先人立後故雖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涸杜

身或亡其家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縣上獻楊楸杜

林干楸也以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

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楸賈古禍弗可為也已杜知范氏必惡將得

○禧按陳寅數語客於人者宜三復○又曰寅然子何以不早諫豈卒然飲酒而獻之寅固不及知耶然子歟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杜以其為國成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僕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士望曰題目自正言外並侵簡子乃執樂祁罪不勝誅○又按祁止三年而後歸卒于其尸以求成

張洽曰諸侯惟宋事晉懼討而遣使善逆以懷之猶懼不來而大夫黷貨賄事權利卒使來者見執叛者得志晉之亂政亟行霸統所由絕也

彭士望曰彊國大臣分黨樹私客最難為惟子產處

之裕如○禧按子產時晉政出於一而多賢大夫故能行其志

彭家屏曰一使臣耳昔主范氏今主趙氏其形跡之間誠有所不便矣然樂祁初意未必遽主簡子因簡子逆而飲之酒投分杯箸之頃遂有楊楮之獻而卒主於其家以是賈禍也聖人所以致戒於偶爾因依者歟○楊楮兵器不應獻之私家與者受者均毋過歟宜其來讒間之口也

衛侯叛晉

晉師將盟衛侯于郭澤杜就衛地盟趙簡子曰羣臣誰

敢盟衛君者杜前年衛叛晉屬涉佗成何杜二子曰我

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杜盟禮尊者泄牛耳主次盟者

耳故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杜言衛小可比

禮將歃涉佗杜反衛侯之手及挽杜挽擠也衛侯怒

王孫賈杜衛大夫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

禮是事而受此盟也杜言晉無禮衛侯欲叛晉而患諸

大夫林恐其王孫賈使次于郊林衛侯共賈謀以重大

不從已

夫問故。杜不入國之故公以晉詁。杜恥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

其改卜嗣寡人從焉。杜使改卜他公子以嗣先君我從大夫所立大夫曰是

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

與大夫之子為質。杜為質於晉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

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紲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

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林苟衛有侵伐之禍難亦必為

工商之患使工商皆行微激國人皆怒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目

杜期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

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林尚可竭其材能以戰賈曰然則

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亦自悔無禮故弗許。以改盟為請

魏禧曰。惠公以卜貳圉激晉靈公。以改卜嗣激國人。阿骨打勞面慟哭。以殺我一族。激部衆卒皆得其死。力激之術大矣。

彭家屏曰。主辱臣死。義也。衛侯郭澤之辱王孫賈。苟以此義告之諸大夫。共絕晉人。豈不光明正大哉。乃計使衛侯次于郊而不入。而有改卜嗣之請。改卜嗣豈衛侯之心乎。凡事之不出于本心者。皆詐也。而以

語諸大夫是以詐教也向使諸大夫不爲所激皆以大國不可絕爲辭爲衛侯者將入國乎抑果改卜嗣乎漢初諸呂欲危劉氏太尉勃入北軍令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後人非之以爲有如軍士不應或皆右袒或參半焉則如之何不如直驅之以義而已衛侯不驅之以義而詐其諸大夫與其國人是豈君子之所取乎

陽虎作亂

季寤杜季桓子弟公鉏極杜桓公彌曾孫公山不狃杜費皆不

得志於季氏。叔孫輒杜叔孫氏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

杜叔孫帶之孫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

三桓彭士望曰何不逐以季寤更庚季氏杜桓子以叔

孫輒更叔孫氏杜武叔已更孟氏杜陽虎自冬十月順祀

先公而祈焉杜將作大事欲辛卯禘于僖公杜辛卯十

公懼于僖神故于僖廟行順祀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

而殺之。戒都車杜都邑曰癸巳至杜陽虎欲以壬辰夜

左傳經世鈔定卷二十一作亂

都車攻二家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

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

孫以壬辰爲期杜處父期以兵救孟陽虎前驅林楚御

桓子虞人以鉞林普皮反盾食允反夾之林虞人之官

桓子陽越杜虎殿將如蒲圃桓子咋仕詐反謂林楚

林桓子覺其景象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林言汝先人

臣爾以是繼之杜欲使林楚免已於難以繼其先人對

曰臣聞命後杜猶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歟林若

必速召歟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

其歟

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杜言必往孟氏

選圍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杜孟氏築室於門外

注實欲以備難不欲使人知林楚怒馬及衢而騁林楚激

故傷築室於門外因得聚衆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杜既得入

怒其馬及通達之衢而馳騁以走孟氏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杜既得入

乃開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杜叔孫

子州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公自上東門入林處父

仇也期以壬辰故帥成人自魯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

東城之北門杜城內陽氏敗陽虎說脫甲如公宮林示

又戰于棘下地名陽氏敗陽虎說脫甲如公宮林示

畏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

左傳歷世少定卷二十一作第二

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微何暇追余林徵

虎知魯人素畏已出奔方喜從者曰嘻杜懼速駕公斂

陽在林即處父言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杜畏陽欲

殺桓子杜欲因亂討季孟孫懼而歸之杜不子言杜季

辨杜猶舍爵於季氏之廟杜徧告廟飲而出陽虎入

于謹陽闕以叛杜叛不書九年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杜無

益近用而祇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杜器用者

為名故歸之得用焉曰獲杜謂用器物以有獲若六月伐

陽闕杜計陽虎使焚萊門杜陽闕杜陽闕杜驚杜魯師見犯之

而出

林陽虎犯師而出

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

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

杜施氏魯大夫文子鮑國

也成十七年齊人召而立之至今魯未可取也上下猶

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也杜晉而無天蓄若之何取之陽

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歿亡已於是乎奮其

詐謀

林將以圖齊

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

魯國而求容

林容身於齊

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

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

林魯得免

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

左傳卷七 金允 卷二 一一

願東杜陽虎欲西奔晉知齊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

車鑣反苦結其軸麻約而歸之林陽虎盡借所居邑人之

約縛刻處而歸之載葱初江靈林輜車名益車寢於其

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

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杜受亂

人故

夾谷之會

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

杜即祝其也。

孔丘相。

杜儀。

犁彌

林齊

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

禧按便是武人見識。

若使萊

杜齊

人。所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

退曰。士兵之。

杜令士官以兵擊萊人。

兩君合好。而裔

杜也。

遠夷之俘。

杜萊已滅故

言遠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

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

杜盟將告神犯

之不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

林齊君本心必不如此。

齊侯聞之。遽辟之。

杜辟去萊兵。

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

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

無還

族杜魯大夫

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

林即鄆謹

吾

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邱據。

彭士望曰妙在

謂梁邱據若伊川考亭必引孟子右師家法不肯交一言矣。王成交張永頗得此意。

曰。齊魯之

故。

杜舊

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

杜會

矣。而又享之。是勤

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

杜犧象酒器犧尊象尊也嘉樂鐘磬

也林禮器用于廟庭宗廟不可出于國

響而既具是棄

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

杜秕穀不成者稗草之似穀者言享不具禮穢薄若秕稗

用秕

鄙稗皮賣反

君辱棄禮名惡于盍圖之。

士望曰四

夫

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孔子知齊侯懷詐，故以禮距之。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杜陽虎九年以此奔齊。

彭士望曰：梁邱據得聖人一交，語多少光耀已傾身爲之周旋矣。安知歸田不得其力？○禧按：夾谷既會，齊侯謂其臣曰：「夫人率其君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入夷狄之俗，使寡人得罪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已知過，則謝之以質。景公於是歸魯田，可知此會孔子有平仲爲內主，即用梁邱據亦當由平仲得力，不得草

草看過謂聖人開口半言齊人遽服也若誤理會便
大誤事

駟赤走侯犯

初叔孫成子

林不

欲立武叔

林州

公若藐

杜叔孫氏之族

固諫

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

杜叔孫氏之家臣武叔當

使賊射之

林射

公若藐

不能殺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郈宰

穆按先既固諫又中賊射

此而不自亡以免歟尚為郈宰豈見幾之人

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

若弗能

彭士望曰侯犯非不能殺公若固公若黨也視若死而犯叛可見

其圉人

杜武叔圉

人曰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

觀之吾偽固而授之末

杜偽為固陋不知禮者以劍鋒末授之

則可殺也

士望曰圉人中乃有刺客固出不意

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

杜劍見

已已逆呵之鱗諸殺遂殺公若此間不容髮之時一語

吳王亦用劍刺之吳王亦用劍刺之侯犯以郕叛杜犯以不能副武叔懿子

以得繞柱走也武叔之命故叛武叔懿子

圍郕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郕弗克杜掌工叔孫謂郕工師

匠之官杜掌工駟赤曰郕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

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杜詩唐風揚

曰我聞有命杜詩唐風揚○士望曰隱言心許已叔孫稽首駟赤謂

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杜詩唐風揚侯犯居齊魯之

事齊不可杜詩唐風揚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謝文游曰

以久存杜詩唐風揚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郕人爲之宣

着者俱不以他人圖犯而以犯國犯所謂入虎穴以探虎子得

心而出門
與者如此

言於郕中杜詐為齊使言○禧按曰侯犯將以郕易於

齊齊人將遷郕民衆兇懼文游曰最是布散訛言足以

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成也猶

是郕也而得紆焉何必此杜言以郕民易取齊人與郕

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文游曰又且盡多舍甲

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

於齊齊有司觀郕林度其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

至矣郕人大駭介杜因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

射之杜為侯侯犯止之赤料得此曰謀免我侯犯請

左專經世少定
卷二十一
一
走侯犯二
三

人。伊。糾。七。金。十。馬。二。一。

三三

行。許。之。杜。許。之。人。駟。赤。先。如。宿。杜。故。侯。犯。殿。每。出。一。門。郕。

人。閉。之。杜。後。門。其。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

司。若。誅。之。羣。臣。懼。死。文。游。曰。出。而。詰。甲。亦。是。駟。赤。曰。叔。

孫。氏。之。甲。有。物。杜。也。識。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

與。之。數。色。主。反。杜。數。甲。以。相。付。○。士。望。曰。步。步。逼。駟。赤。

止。而。納。魯。人。杜。納。魯。圍。師。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郕。

謝。文。游。曰。凡。據。邑。以。叛。者。其。心。必。怯。若。攻。之。急。彼。惟。

有。死。守。而。已。從。中。惑。亂。其。胸。次。俾。其。激。怒。民。衆。或。播。

虐。士。卒。則。不。旋。踵。而。敗。矣。

魏禧曰駟赤此舉有閒着有急着有穩着有險着有
先着有後着有進一步着有退一步着而尤妙於閒
冷處伏緊要進步處留出路令侯犯入其局中而終
身不知也赤與觀從一定變一生變皆古今鑿空造
奇第一能手

趙鞅殺邯鄲午

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

杜前年齊為衛伐晉夷儀

初衛侯伐邯鄲

丹午於寒氏

杜午晉邯鄲大夫寒氏即五氏前年衛人助齊伐五氏

城其西北而

守之宵燭

杜午衆宵散

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

門殺人於門中

林衛開門與午鬪故殺入于門中

曰請報寒氏之役涉

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啟門亦以徒七十人

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

杜步行門左右然後立待如立木不動以示整

日中不啟門乃退反役

林圍衛反役

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

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

林涉佗援衛侯手故獨執佗衛

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

必不鉤。杜言必見殺不得與人等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

遄矣哉。十三年春。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

家。吾舍諸晉陽。杜趙鞅邑十年鞅圍衛衛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今欲徙諸晉陽午許

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杜衛以五百在

邯鄲常爲是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

之。杜侵齊則齊當來報欲因懼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

杜欲如是謀而後歸衛貢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杜鞅

杜按初何以不告趙孟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杜鞅

不察其謀。故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杜午家臣

杜午家臣

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三子唯所欲立。

杜午與鞅同族。別封邯鄲。故使邯鄲人更立午宗親。遂殺午。趙稷。杜午涉賓以邯

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

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林午之母荀寅姊妹故曰甥。杜

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杜將攻董安于。杜趙

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必為

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杜懼見攻必傷

杜曰。據當不忍害民。念頭尤好。請以我說。杜晉國若討可殺我以自解說。趙孟不可。秋。

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

范臯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氏。杜臯夷梁嬰

父嬖於知文子。杜荀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杜韓起與

中行文子。杜荀相惡。魏襄子。杜魏舒亦與范昭子。杜士

相惡。故五子。杜范臯夷梁嬰父知謀將逐荀寅。而以梁

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臯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

曰。君命大臣。始禍者來。載書在河。杜為盟書今三臣始

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

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

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杜高彊齊子尾子昭十年

奔魯逐適晉言必三折

其臂歷病痛多者然後深知良醫治療之法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

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

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林以趙非始禍

請復趙氏杜經所以書趙鞅歸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林傳

錄晉衰亂以見三家分晉之始十四年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

不殺安于使終為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盡以其先

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

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

來。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

杜使討安于

趙孟患之。安于曰。

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歿。吾死莫矣。

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

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

杜荀璆

從趙孟盟。而後趙氏

定。祀安于於廟。

林祀于趙氏廟報其忠也

穆文熙曰。趙鞅殺午。非其罪。激成荀范之禍。始禍者

非鞅乎。乃荀范出奔。而鞅以韓魏之請。得復其位。則

晉為無刑矣。後雖假罪安于尸之於朝。能誰欺哉。

魏禧曰。董安于性緩。嘗佩弦以自急。然安于在趙歷

官盡其職而多戰功又毅然以歿衛趙氏真剛烈士
夫也求所謂弛緩於事者一不可見於此知古人自
識所短能學問以變化其氣質如是

墮三都

仲由杜子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杜費害故仲由欲毀之彭

士望曰大作畧程明道為王安石條創於是叔孫氏墮司判官伊川不列于行狀手眼低怯

邱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杜費叔孫輒杜輒不得帥費

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

攻之弗克入及公側杜至仲尼命申句須樂頎杜祈

魯大下伐之杜仲尼時為司寇○士望曰聖人一出用

也宜陳同父識之為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

痿痺不知痛癢也杜不狃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

左傳歷世少定卷二十一墮三都三

人必至於北門。

此語亦不謬。成在魯北竟故。

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

成是無孟氏也。

子偽不知。

杜佯

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

圍成弗克。

按明年孔子由司寇攝相誅少正卯政教大行三月而齊人歸女樂孔子遂行若孔子得

志期月成將不圍而自墮矣

史鮪言戍亡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

杜欲令公

退見史鮪

杜秋

即史

而告之史鮪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

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

之何史鮪曰無害子臣

杜能執

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

於難上下同之

杜尊卑

戍也

杜文子

驕其亡乎富而不

驕者鮮吾唯子之見

杜我之所見

驕而不亡者未之有

也戍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

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

杜靈公夫人南

夫人愬之曰

戌將爲亂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

宋戌來奔

杜終史
魚之言

胡安國曰富者怨之府也使戌積而能散以財發身
不爲貪人所怨於以保其爵位尚庶幾乎○禧按文
子聞史鰌之言不思散財以自損以保子孫可謂不
知戌也不足責矣○按史鰌以直聞不能勸文子之
歸邑如黑肱何哉然後知散財是難事勸人散財是
極難開口也嗚呼令尹子文晏子黑肱爲不可及也
已

家鉉翁曰戍也怙富而驕素無國中之譽乃欲以正君自任事不克而速禍宜也

彭家屏曰洪範之五福二曰富易家人之六四曰富家大吉聖賢豈教人淫享所有以爲厚福哉蓋以富者爲善之資也如家既饒裕便興禮義周貧乏席其所資孳孳爲善此一富也吉孰大焉若富而不好禮積而不能散政聖人所謂漫藏誨盜老子所謂多藏厚亡其凶甚矣尚何福與吉之有乎公叔戍不知此義宜其及也雖然戍不足責也文子賢者而以禍資

貽其子獨何為哉

越敗吳闔廬

吳伐越杜報五年越子勾踐杜越王禦之陳于檣醉李

勾踐患吳之整也使灰士再禽焉杜按再禽當是禽吳

註未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杜以劍而辭曰何以

罪人自言自到如是非以重賞及其子二軍有治臣奸

孫必有重刑及其妻孥以牽劫之也

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外遂自到也師

屬之目林吳師怪其所為皆注目而視之越子因而

伐之大敗之靈姑浮杜越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

其一履杜其足大指見斬還卒于陲去檣李七里夫差

杜闔廬使人立於庭是勾踐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

忘越王之殺而也林汝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

越林為哀元年吳入越傳○情急如此

必三年乃報舉大事者可以觀矣

鍾惺曰夫差亦是古今一好男子赦越王亦不失帝王之度觀吳越劉項勝敗見古今無慈性帝王

子貢論執玉

十五年春邾隱公

杜名益

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

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

杜王朝者之贊

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

者皆有歿亡焉夫禮生歿存亡之體也

林歿生存亡皆係於禮如人之

有體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

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

杜不合度

心已亡矣

林心之精

喪先

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

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

杜哀七年以邾子益歸傳

夏五月壬申公

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彭家屏曰詩三百篇言威儀處最詳禮雖漢人所記
多古禮之遺舉動之間雖小必勅春秋之時世亂極
矣而當時賢人君子於左右周旋進退俯仰之節猶
致意焉可見文武周公之遺澤未盡泯也子貢觀兩
君之執玉而知其將亡北宮文子觀公子圍之威儀
而知其不終益知當時之所講求者深矣詩不云乎
人而無儀不忒何爲豈不信而有徵哉